

中國語言之變遷

黎 錦 熙 著

此為外語研究之
中國大辭典長編之一

師 大 月 刊

第 六 期 抽 印 本

民 國 二 十 二 年 (1933) 十 月

中國語言之變遷——以“把”字爲證

黎 錦 熙

【小引】民十七(1928)，師大國文系始設“近代語研究”一選科，迄今五年。以本校選修之同學，及他校亦設此選科者之同學，與夫朋友之從事中國大辭典蒐集部之工作者之共同努力，於唐宋以後之語言變遷頗有所發見。以近代語變之實例，証古代語原之推測，較彼任摭現今某地方言遽斷爲謝文中之某字者，翔實多矣。材料浩繁，未易整頓。今但舉一“把”字爲例，證其一端，舉一端而其他可以類推也。此不但治語言文字，聲韻訓詁，文法修辭之學者所當有事，即從事國語國文教學者，於白話文言對譯之工作，於說話作文指導時最顯著而習焉不察之文法的說明，亦大有關係，抑亦舉此一端以概其他也云爾。廿二年(1933)九月。

外動詞(Transitive verb)必有所止；所止之名，舊或即稱“止詞”，通稱“賓語”(Object)。賓語以位於外動詞之後爲常。此在中國語文，即在英語者，皆無問題也。然日本人則以爲大怪(日本人學英語甚難，不但發音，即此一種文法已爲大害；故彼謂支那爲“支那流”之語言)。惟按之實際，中國現代語固已大變矣：不曰「吃完飯再走」而曰「把飯吃完再走」，不曰「請你揀開電燈」而曰「請你“把”電燈揀開」；然此猶就手之動作言，“把”之本義，未盡游離也；至若「把話講」，「把”他叫醒」，「講」與「叫」固無須手，而「話」與「他」又何容把？可知“把”字之用伸張，竟一味提賓語於外動詞前(方言不用“把”者亦或以“拿”，猶古以“將”，皆提賓也；而北平語讀此“把”或如勿乃)；是則英語固爲“支那流”，而支那語却早“日本化”矣。曰：無傷也。是無與於“語族”之本原：中國語之用“把”提賓，文學上之影響也，修辭上之需要也，實用上之演變也，非其



素質然也。茲放略顯時代而次論之，博徵例證，經以說明，窮“把”之原而竟其委，則知國語之不守文法正則而變式句法之大流行於今日者，其來有自。（頃見有一種教學日本語文法之稿本，凡日語之“手”概譯以“把”，此殊不合。日語“手”用在賓語後，而“把”乃用在賓語前，提賓異同，而位置大異；論語：「子曰：父母唯其疾之憂。」此“之”字却與“手”相當耳。別詳。）

（一）“把”之本義：手持也。

“把”本爲外動詞，說文手部：「握也。」（唐玄奘一切經音義十二引作「握也，持也」；十四引作「亦把持也」；沈氏說文古本考證此：謂古本尚有「持也」一語，今奪。按：音義十二引「持也」下尚有「單手曰把」一語，亦奪耶？）廣雅釋詁三：「持也。」廣韻馬：「持也執也。」增韻馬：「執也，秉也。」正韻加「荷」也。——以上諸字書所詁，「握」「持」「執」「秉」「荷」，義略備索。楚詞東皇太一：「盍將把兮瓊芳。」（王逸注：「持也」；按此連「將」字爲同義複合詞。）燕策：「左手把其袖。」史記殷本紀：「湯自把鉞以伐昆吾。」此皆古籍中正則的用法。後漸有變式句，約舉其例：

手子從君“把”，腰支亦任迴。（唐張鷟游仙窟，排印本頁五七；謂「任君把手」也，此爲修詞故，倒置賓語於句首者。）

正廳上太守升衙：隋前軍吏誰敢鬧嘈雜？太案前行本“把”，五日三朝家。（董西廂卷四，三十四頁；謂「案前把本」也，此爲叶韻故，倒置賓語於“把”前者。）

白石（一作「日」）明可“把”，水中有行車。（杜曲詩，集十一，詳註十三頁；此後動式，用成形容詞義。）

如今柳向空披綠，玉笛何人更“把”吹？（皇唐松樹柳枝詞：語云“把箏”“把來”，用如副詞，以簡「吹」者。）

一“把”拉着手。（儒林外史第七回；此“把”亦由動詞用成副詞，用表性態，與下「一把刀」之把，爲異同者，同性大異。）

（三）“把”之引申，以狀一手所握也。

(A) “把”在唐漢古籍，多由外動用成散動式，如形容詞。例如孟子告子下：「拱把之桐梓。」趙注：「拱，合兩手也；把，以一手把之也。」莊子人間世：「其拱把而上者。」釋文引司馬注：「一手曰把。」淮南子繆稱訓：「交拱之木，無把之枝。」高注：「握也。」以上皆“拱把”連文或互文，狀樹幹之粗細者。後承用之，如朱羅大經鶴林玉露：「松柏之貴四時，傲雪霜，皆自拱把以至合把。」（地西，竹）

(B) 迄乎晉唐，此種散動式，又由形容詞而用如名詞。舉詩為例：

山風猶滿把”。（杜詩十九，注本一頁，云：樂風滿盞，尚覺清涼滿把。）

憂來藉草坐，浩歌淚盈把”。（杜詩五，注本廿七頁；今俗語尚云「一把眼淚」「一把鼻涕」也。）

采之不盈把，惆悵暮忘饑。（宋張栻溫伯亭詩；見南軒集；鶴林玉露天三引「之」作「去」。

大抵「滿把」「盈把」，詩家常用；其特別者，如：

掉臂垂猿把，身在度鳥上。（杜詩廿二，注本二頁云：「垂猿把，猿把樹枝而垂飲也。」此作「所把之物」講，動而名也。）

河間柳已把，（唐齊魯詩；謂柳已成把，動而名，復用成形容也。）

(C) 遂乃用爲「量詞」，（量詞定義，可參新著國語文法頁108），而源亦甚古：周曰「秉」，漢曰「把」。如詩小雅甫田「彼有遺秉」毛傳：「秉，把也。」釋文：「把，巴馬反。」儀禮聘禮「四秉曰筥」鄭注：「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；若今秦陽（詩甫田正義引「陽」作「易」，釋文宋本亦作「易」）之間，刈稻聚把，有名爲筥者；詩云：「彼有遺秉。」又周禮秋官宰客鄭注：「米禾之秉筥，字同數異：禾之秉，手把耳。」詩甫田正義引此，並云：「然則禾之秉，一“把”耳；米之秉，十六斛。禾之筥，四“把”耳；米之筥，則五斗。」按：米須以他物爲量，禾則可以盈握爲一“把”，故“把”漸爲量詞矣。迄乎近代，方俗猶以量田，徐楫茶香室叢鈔三「田禾以把計」條云：「明包汝楫有中紀聞云：『湘江以北，田段計撥數起畝，每畝大約百把。禾凡五握爲一撥，五撥爲一“把”。即畝有盈結，不過二十“把”上下耳。』同年應俊齋廣訪永康人，以義莊田冊寄余求記，每冊皆云田若干“把”，然則吾浙亦有此名也。」按：每畝不過二十“把”上下，則“把”

四 中 國 語 言 之 變 遷

之量較漢之盈握爲大矣。再證以江西方言：長寧縣志（光緒七年陳立超修；卷二第二頁）云：「邑田俱以“把”計；詢之士人，地可栽穀盈把者，即定爲一把，其廣狹不可得而知也。」又萍鄉縣志（同治十一年王明誦修；卷一，五十頁下）云：「論田數曰若干“把”，謂蒔秧若干把也。一畝合三十把。安樂鄉人又曰若干石種，謂所播之穀，種一石合種田二百把。」若調查全國方言後，則以“把”計田者當尙多，皆周之“秉”也。“秉”，說文「禾束也；從又（手）持禾。」與“把”同聲紐，且古韻爲「魚」（把，音bà）陽（秉，音bòng）對轉也。從而凡物須約之成束者，均以“把”計。如

清晨送「菜把」，常荷地主恩。（杜詩十九，注本三頁；「送」一作「蒙」。此量詞綴於所量物後而成複名也，菜成把者名「菜把」，禾成把者得云「禾把」，猶「紙張」「船隻」「馬匹」之類，多爲「集合名詞」也。）

通常冠於名前，上加數詞；其或省數詞者，卽謂「一把」也。如

王章……常輕視文臣，曰：此等若與一“把”算子，未知顛倒，何益於事？（舊五代史卷一百七列傳；新五代史卷三十三改爲「此輩與一“把”算子，未知顛倒，何益於國耶？」）鮑林玉露天二「算子」條云：『算子本俗語，歐公嫌其言害之，殊有古意；溫公通鑑改作「授之握算」，不知經緯，不如歐史矣。』按：彼時只用露算，故以“把”計；通鑑改爲「握」，且誤置詞爲動詞矣。〕

鳳姐兒用手巾裹了一“把”牙筋，站在地下。（紅樓夢三十五回，亞東本頁一二；黃一雙也，亦爲一手所把，故云“把”。）

背負一“把”荆條。（征四寇二回，亞東本頁六）

罕（舉）起“把”荆子來，打得殺猪也似叫。（清平山堂話本簡帖和尚；此“把”正不加數詞，卽「一把」也。）

於是凡物須握之以手者，均以“把”計。如

李逵去腰間拔出一“把”板斧，看着韓伯龍道：把斧頭爲當。（百回本水滸六十七回，頁七七）

只見一個漢子提“把”朴刀轉過山岡上去。（征四寇二回，頁七；此“把”上不用數詞者。）

面前一個銀盃，一“把”尖刀；霎時間，把刀破開肚皮。（西遊三塔，六頁）

一“把”椅子在屋子裏。(常語；椅子亦曰“把”者，初制有扶手，可把也。凳子，棹子，則曰一張矣。)

教包打聽查出陸裏一“把”車子。(海上花列傳二十九回，亞東本頁二；車子亦曰一“把”者，人力車，須手把而拉之；按北語則仍云“轎”也。)

從而作事之手，亦以“把”計，如云『過日子——“把”好手』，『他家裏短一“把”手』；而實非計手，乃計人，蓋如言「兩把好手」者，則兩人矣。

(三)“把”漸虛用，則爲用也，將也，以也。

此介詞用法也。屬方法介詞之「介所用」者(參語法頁208)。元曲中，例如他“把”烏靴“挑”寶鏡。(元仁重婆少俊增頭馬上一折，元曲選五頁，此謂騎時“以”脚挑鏡也；“把”者手持，今移於足，知其由實轉虛矣。)

遠的，破開步“着”鐵棒“彫”；近的順着手“把”戒刀“彫”。(王本西廂記第二折第一套，七頁。‘彫’音刁，‘彫’音丁，刁，大錄，用作動詞，謂斬也。此“把”義較實，與‘着’互文；‘着’，使也，使用之義，用亦如介詞矣。)

其在宋詩，則如

欲“把”西湖“比”西子，淡粧濃抹總相宜。(蘇軾詩；此例之“把”，可屬之「介所比」者。亦較實，近於動，蓋謂‘拿’也，今語介詞，“把”‘拿’互用。)

時“把”文章“供”戲謔，不知此體誤人多。(宋蘇復古詩七絕)

只因忘却當年約，空“把”朱絃“寫”斷腸。(清平話本鳳凰恨思引詩)

再舉近代小說中數例爲證：

李俊“把”眼“看”時，只見草廳上坐着四個好漢。(百回本水滸九十三回，頁152；謂“用”目觀看，‘看’，內動。)

“把”花翎挑了酒葫蘆；將火炭蓋了；取甌笠子戴上。(久；謂“以”花翎挑之，‘挑’，外動。)

哥哥既是不肯饒我，“把”刀“割”下頭來。(紅樓夢二回，頁7)

我教你自“把”麻繩“綑”了。(文，頁6；此外動詞爲反身用法。)

有“把”“將”兩字並用於一句中者，舉曲詞爲例：

誰肯“把”鍼兒“將”線引？(明王德信救法古今西蜀記二折一套注引古本原文，謂「將字與上“把”字疑」；遂將「將」字。不知文法上並不碍：“把”介所用，「將」則提賓；「將線引」猶云「引線」耳。「把針引線」，意甚明白。雜劇集作「誰肯針兒“將”線引」，無“把”字。滯；六十種曲本作「誰肯“將”針兒做線引」，則須認「引」字爲名詞，否則欠通矣。)

以上諸例，“把”之不關乎「手」者，固成介詞；其仍「手」者，亦一例以介詞論，蓋句式與語意固無殊也。

於是有「把」……做(或爲)……之式(甲)：

着綾轎‘做’甲；“把”鉢盂‘做’頭盔，戴着頂上。(董西廂二卷五頁；謂“以”鉢盂爲頭盔也。着’亦使用之義，與“把”皆動體而介用者。)

若不“把”大學‘做’個匡廬子，卒(猝)亦未易看得。(朱子語類，近思錄三卷第四頁注引，謂“以”大學爲一經粹也。)

“把”覆姓‘爲’題，做個詞兒。(清平話本二卷頁。)

我已無心，君因甚更“把”青衫‘爲’客。(陳西廂戲嬌，遠戲少留；此其句式雖同，然“把”不爲介，仿動詞特義，附見于此，以示文法上不可混句式而忽意理也。)

以上諸例，在文言可絳作「以……爲……」；爲是造作義；“以”猶‘用’也，介出所用之事物以資造作，猶「安息“以”銀爲錢」之例也(參比較文法頁131)。然所介之體，對於所作之體，實非異材(如銀之與錢)，而爲同物，故邏輯上應悉納入「賓後帶補」之條例下，別爲「把」……做……之式(乙)。

〔附〕“把”……做(或爲)……之式(乙)：——此“把”字義又別，惟文言仍得絳作‘以’。“把”與‘做’又可相屬成文，茲先下一訓釋：

把做(把作，把爲)，當做也，認爲也，以爲也。

“把”與‘做’本不相屬，「把」……做(或爲)……之式(乙)，即其拆用法也。與(甲)式句法同，而兩字義皆不同。茲先舉拆用之例，次舉相屬之例：

他“把”身‘爲’究竟身，便“把”體‘爲’究竟體。（敦煌本維摩經變文持世并（菩薩）第二；——此不得如之（甲）式解作「用」身‘造作’究竟身，須解作「當」身‘是’究竟身；文言雖亦作「以」身‘爲’究竟身，而“以”不訓‘用’，當訓‘認’也。須參比較文法138—149。）

其“把”“爲”二字相屬者，如常語「把”爲’無用」，譯以英語，則猶云「to “regard” ‘as’ useless」也。

更須自體之，須“把”這許多說話‘做’自家身上說，不是爲別人說。（朱子語類；言「應該“當”這些話是’對自己說的」，或「把”這些話“當”做’……」也。）

孟子只見得性善；便“把”才都‘做’善看。（久；言「當”才‘做’好的看」，或「把”才“當”做’好的看」也。文言“把”亦作“以”，或譯爲「視才爲善」。）

以上“把”‘做’拆用例；下則相屬例：

近日學者却“把”‘作’一事，張大虛聲，名過於實，起人不平之心。（陸象山語錄，集卷三十五，八頁；言「當”做’一事」，或「把”他“當”做’一事」也。）

其中又有幾個離而復合的，民間“把”‘作’新聞傳說。（京本通俗小說馮玉梅團圓，排印本頁164。）

大抵古人好詩，在人如何看，在人“把”‘做’甚麼用：如「水流心不競，雲在意俱遲」……等句，只“把”‘做’景物看亦可；“把”‘做’道理看，其中亦儘有可玩索處。（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八春風花草隲；杜集十三詳註引「甚麼」作「如何」；首“把”字意近較實，今語可譯“拿”；文言則曰「如何加之」；後置“把”‘做’，今語可曰“當”‘做’，文言可譯作「以”爲’寫景也可；“以”爲’說理，亦……」。）

（四）“把”之用更虛，則猶將也，所將先乎動而動所及也。

此介詞之特別用法，提外動所及之賓語於外動詞前，簡稱「提賓」。（語法36），近代語文之所獨有也，故詳其例：先分三綱，各析其目，更類區之。

第一綱：賓語愈複，愈宜“把”提而使之前乎動也。——以次明之，

析爲三目：

(一)“把”字所提賓語爲單詞者——此第一目，復類爲二：

(A)動詞亦單者：

手取金釵“把”門‘打’。(董西廂三卷六頁下；——「把門打」，謂「打門」也；“把”字不復存動意，動，則是「一手把門而一手打之」矣；亦不得爲介所用，介，則是「以門爲械而打X」矣，故上第(三)類之“把”尚可翻文言‘以’，此則不翻。翻曰「以門敲」，則不通矣；蓋文言提賓，自有他式也——參比較文法頁37—41。)見那箇學堂的书客，就買幾本舊書，日逐“把”牛‘拴’了，坐在那柳陰樹下看。(儒林外史一回頁3；謂「拴牛」也。)

(B)‘動詞’複合者：

對景還消瘦，被個人“把”人‘調戲’。(黃庭堅歸田樂引，山谷詞十八頁下；謂「調戲人」也。)

打春的花兒，怎敢“把”爺‘違拗’？(董西廂二卷六頁下；謂「違拗爺」也。爺，孫飛虎自稱。)

只有你做虎豹，叨叨地“把”爺‘凌虐’。(文七頁；謂「凌虐爺」也。)

紅娘你好不分曉，甚“把”我‘攔截’？(文三卷十一頁下；謂「攔截我」也。)

心腸料必如土木，剛誇貞烈，“把”人‘恥辱’。(文三卷十四頁；謂「恥辱人」也。人，孫生自指。)

甚厮遮厮逗，“把”人‘調弄’？(文十六頁；謂「調弄人」也。)

鶯鶯聞此，道謝相從，著笑“把”郎‘供奉’。(文；謂「供奉郎」也。)

(二)“把”字所提賓語爲複合詞者(所提即聯綴雙字之賓語)，——此第二目，亦類爲二：

(A)動詞爲單字者：

惜春更“把”殘紅‘折’。(歐陽修千秋歲，醉翁琴趣外編一卷二頁；謂「折殘紅」也。殘紅，雙字相屬之複名，以下例推。)

儘人願盼，手“把”花枝‘燃’。(董西廂一卷八頁；謂「手燃花枝」也。若曰「手把花枝而燃之」，則害意矣。)

空“把”愁眉‘歛’。(又十六頁；謂歛愁眉也。)

目間淚汪汪，多情眼，“把”鶯鶯‘覷’(又三卷十八頁；謂覷看鶯鶯也。)

恁(恁)這壁列陣脚“把”衆僧‘安’，我那里撞丁字般“把”賊軍‘探’。(王本西廂二折一
套；六頁下；謂安放衆僧，我則去探賊軍也。)

晴日日醉霞觥，夜夜宿銀屏；他一年一日見(現)“把”佳期‘等’。(白仁甫唐明皇秋夜梧
桐雨一折，元曲選十頁；謂等佳期也。)

有“把”“將”兩字爲互文者，亦猶“把”與‘着’之爲互文也(例見上[三])，曲詞中頗多：
輕勻了粉面，亂挽起雲鬟；‘將’簡帖兒‘拈’，“把”粧盒兒‘按’。(王本西廂三折一套，十
頁下；謂手拈簡帖而按粧盒也。[兒]爲名詞語尾，北平語屢使上字成『儿化』韻，不別爲一字
也。)

來時節定“把”先生‘助’，必‘將’賊子‘誅’。(又五折四套，廿七頁；謂助先生誅賊子也。
六十種曲本倒作把他來助。)

更舉一複賓語之例：

着幾個小沙彌“把”檀旛，寶蓋擎，壯行者‘將’桿杖，火叉‘擔’。(王本西廂二折一套；謂
『擎旛與蓋』『擔杖與叉』也。雍熙樂府〔體〕上有‘來’字。——凡“把”提平列的複賓語，其賓語鮮爲
單詞者；蓋白話用名，多爲複詞，文言則多單詞，而此種句式，則文言所無故也。)

(B)‘動詞’亦複合者：

但且恁痛飲狂歌，欲“把”恨懷‘開解’，轉更銷魂。(朱敦儒風流子，櫟歌上十三頁下；謂
『開解恨懷』也。)

盡合掌，至心光“把”諸佛‘供養’。(黃西廂一卷廿一頁下；謂供養諸佛也，[諸佛]在釋家語
可云複合詞。)

亂軍失統，劫掠蒲州，“把”城池‘損壞’。(又二卷二頁；謂損壞城池也。)

(一)“把”字所提賓語不論單複詞，其上復有形容附加語者(則所提爲堆疊至三
字以上之賓語矣)——此第三目，亦類爲二：

(A)‘動詞’爲單字者：

不道措大連心要退身，却“把”個門兒“亞”！（董西廂一卷八頁下；‘亞’狀開門聲，同‘呀’的一聲之‘呀’，用作動詞，猶‘開’也，元曲中常見之。[門兒]單詞賓語，上加冠詞性的形容詞[個]，此例尚簡單。○）

舒玉纖纖的春筍，“把”額纍纍的花“摘”。（董西廂一卷十四頁；[花]，單詞賓語，上加形容語，蓋[額]，散動；[纍纍]副之；[的]，準介詞。此則較複雜矣。○）

莫“把”臂中荊棘“栽”。（辛棄疾卽事，稼軒集鈔存四；賓語複詞[荊棘]，上加[臂中]為領位，領位亦形附也。○）

誰“把”杭州曲子“謳”？荷花十里桂三秋。（宋謝堯厚詩，鮑林玉卷十三，二頁下；[杭州]卽收語[曲子]之領位。○）

我“把”你半響的肩兒“凭”，他“把”個百媚臉兒“擎”。（白仁直標榜兩一折，十一頁；[你]，領位；[半響的]、[百媚]皆形容語。○）

“把”那酒桶下“賸”，見上面有“酒海花家”四字分曉。（宣和遺事元集四十頁；此賓語複詞[酒桶]，上加指形，下復附方位名者。○）

其“把”“將”互用之例：

“把”天上姻緣“重”，“將”人間恩愛“輕”。（白仁直標榜兩一折，十頁；此賓語上冠領位者。○）

“將”兩葉賽宮樣眉兒“畫”，“把”一個宜梳裹臉兒“揷”。（馬致遠漢宮秋一折，六頁；此賓語上冠數形並形容語者。○）

(B)動詞亦複合者：

若不是覷面顏，厮顧盼，擔簦輕慢，爭些兒“把”你娘“拖犯”。（王本西廂三折二套，十三頁；動詞[拖犯]，同義複合，他云牽累。[娘]，單詞賓語；上加[你]，領位也。[你娘]，紅娘對張生自稱，鄙俗的低辭也。然雍熙樂府只作[咱]，我也；六子種曲本直作[紅娘]；皆較雅馴。○）

再“把”一張紙“摺疊”了，寫成封家書。（清平話本簡帖和尚，廿二頁；[紙]單詞賓語，上加數量詞者。○）

其“把”“將”互用之例。

愁時節，“把”個書生“送審”；歡時節，“將”個侍妾“逼臨”。（王本西廂三折四套，[送審]，

複動：‘送’通‘懷’；‘宴’一作‘害’，雍熙樂府作‘欲’，六十種曲本作‘吸’；別詳。此二句，他本兩直動上均有‘來’字；‘個’，亦是詞，他本或作‘一個’。）

俺又本無心“把”你僧家‘混耗’，甚花唇兒故來相惱。（董西廂二卷六頁下；‘僧家’複詞賓語；上加‘你’，却非領位，而同位也；謂‘你們這些和尚’也。）

欲“把”從前詩書‘溫閱’。（董西廂一卷十二頁；‘從前’乃加於賓語上之表時的形容詞；若認為名，則專時間的領位。）

“把”張生新詩‘答和’。（文十五頁；‘張生’，賓語‘新詩’之領位也。）

觀此第一綱之三目中諸例句，可知用“把”提賓者，為使動詞煞尾以就韻也；為欲加重賓語之語勢也。勢何以重？複故重；語何以複？重故複也。此（一）例之提賓，所以視（二）（三）更為相宜也。

第二綱：動詞之附加語愈多，愈宜以“把”提賓而使動之後乎賓也。——分項明之，亦析三目：

（一）“把”提賓，賓後動詞‘前’有‘副詞附加語’者——此第一目，復類為三：

（A）前附‘單字副詞’者：

寶獸爐中瑞烟飄，瑞瑞地“把”金磬‘初’敲。（董西廂一卷廿二頁下；言‘初敲金磬’也。‘初’時間副詞，下兩例同。）

六百來少，半千來多，一心待“把”羣賊‘立’破。（董西廂二卷廿二頁下。）

思量定，不必閉合口！且看當日“把”子母每（們）‘曾’救。（董西廂三卷九頁）

儘人勞攘，“把”我‘不’覷。（董西廂二卷卅一頁下；謂‘不覷我’也，‘不’，否定副詞也。）

假熱臉兒常欽定，“把”人心‘不’鑒察。（董西廂三卷十頁下；此動詞為雙字複合之例。）

只落得一口長吁氣！為甚麼“把”婚聘禮‘不曾’題？（元鄭德輝倩女離魂三折，廿頁下；此副詞‘不曾’為雙字相屬之例。）

馬上笑呵呵，“把”賊衆‘欲’平蹉。（董西廂二卷二十三頁；‘欲’本助動，附見于此，其用法與副詞同也。又此與下皆複動例。）

你不拘拮我，可倒不想；你“把”我‘越’問阻，‘越’思量。（元鄭德輝倩女離魂楔子，三頁

下；‘越’則副而逆者也，言[你‘越’阻我，我‘越’思量他]也。)

(B)前附‘複合副詞’者，只舉兩例：

閒“把”煙光‘次第’陳，巖巖風物見精神。(朱喻汝礪草堂詩；此複合副詞為形容詞轉成者，下例同。)

禁離瑞靄，“把”別園圓明月‘深深’拜。(元白仁甫唐璜馬上二折，十頁；謂[深深地拜月也]，)

(C)前附‘副詞語’者：

“把”心頭從前鬼‘著手’摩挲。(黃庭堅少年心，山谷詞七頁；‘著手’一動一賓，以飾[摩挲]，文法上視同副詞，乃散動所成之副詞語也。)

休休，及早回頭！“把”往日風流‘一筆’鉤。(唐呂巖祝園春，唐五代詞五十四頁下；‘一筆’，副位名詞，動詞[鉤]所用之‘把’，謂[將一筆鉤去風流]也；或解‘筆’為動詞，則亦散動所成之副詞語。——按：呂詞多不類唐時語，當考後人所託者，要不能後於宋也。)

把我身心‘爲伊’煩惱。(黃庭堅祝園春，山谷詞一頁；謂[爲伊而煩惱我之身心]，猶云[縈子之故，使我不能整兮]也；‘爲’，介所因；伊，其所介之副位也。)

第三，“把”兜率殿的伽藍‘枉’火內‘燒’。(張西廂二卷十五頁下；謂[枉焚此伽藍]也。‘枉’副詞；‘火內’，言[在火內]，名介詞之副位也。)

“把”目前已往爲他施苦，‘都’對着那人‘說’。(董西廂三卷廿五頁下；此例“把”所提之賓甚複，而動前之副詞語亦複。‘那人’，副位；‘對答’，介所向之介詞；‘都’，代名副詞。此句文官亦須提賓，不能平鋪直敘也。)

(女)“把”提賓，賓後動詞‘後’有‘副詞附加語’(及其他)者——此第二目，復類爲五：

(A)後附‘單字副詞’者：

應是天仙狂醉，亂“把”白雲揉‘碎’。(李白酒平樂，唐五代詞五頁；謂[揉碎白雲]也。李詞多後人依託，要亦不能後於五代，故此例可稱“把”提賓句例之最早者，而“把”之爲用，尙不離[手]，猶存動義也。‘碎’，形傳之副詞，已下諸列皆同。蓋動後之副，形傳最多，可參國語文法

頁236。)

凜凜地身材七尺五，一隻手“把”秀才捧住。(董西廂一卷九頁下)

“把”黃鶯嚙定，微放眉間鎖。(董西廂二卷十四頁)

‘將’棘園守‘暖’，‘把’鐵硯磨‘穿’。(王本西廂一折一套；此“把”將互用例，不復別出。但今本二字俱刪去，於「棘園」「鐵硯」下各加「啣」字。)

向日相思枉就病，今夜“把”相思投‘正’。(王本西廂一折三套；原注云：「投正今作再發」。

按雍熙樂府及六十種曲本皆如此；凌本則作「折正」。

“把”一個米來大蜘蛛兒抱‘定’。(白仁直梧桐雨一折，八頁下。)

“把”草廬門拽‘上’。(百四本水滸；謂「拽上廬門」也。——已下三例，皆非附文，以證此等用

“把”提賓之句法，極度流行於普通口語中，蓋受附文修辭之影響也。)

只“把”一對酒桶撇‘下’了。(宣和遺事元集廿九頁；謂「撇下酒桶」也。)

鳳姐故意的“把”脚放‘遲’了。(紅樓夢十五回(?)，頁十一；謂「放遲脚步」也。)

僧人“把”他衣扯‘着’，低言俏語喚哥哥。(董西廂二卷十六頁下：‘着’，今國語屬後附的助動

詞，蓋義較實，仍得以副詞論也。下例同。)

大師難學，“把”個慈悲臉兒蒙‘着’。(王本西廂一折一套，二頁；雍熙樂府「蒙」上有‘蒙’字。)

“把”當時一樁大義拆‘開’取‘合’。(陝西寶新邸，醴幸幼安，龍川集十七；此複述語各附副詞之例。複述語尤以用“把”提賓為便也。)

“把”簡兒拈‘來’抬目視，是一幅花箋，寫着三五行兒字。(董西廂三卷八頁；‘來’可云後附的助動，亦可云動詞的承接用法也。)

酒醒夢覺，君瑞悶愁不小。隔窗野鴉兒喳喳地叫，“把”夢驚‘覺’人來，不當個兒巧。(董西廂四卷七頁；此依六知本句讀，意謂「把人的夢驚覺來」也。句法較別，附見於此。)

——(以上動詞及副詞皆為單字；下之兩例則複合動詞，而後附之副詞仍為單字者：)

業重身心，“把”往事思量‘徧’；悶如絲，愁如織，夜如年。(董西廂一卷二十頁下；六知本‘徧’作‘遍’。)

業相的日頭兒不轉角，敢“把”惹人刁虐‘殺’。(董西廂三卷十頁)——(以上兩例，動複副單，便須提賓，句乃順口；若云「思量偏」「往事」……，雖係正式句法，却反不合乎語言之自然習慣。故知複動後帶副附，句式宜以變為正：此兩宜注意者。)

(B)後附‘複合副詞’者，只舉兩例：

“把”墩設設地偏衫揭‘將起’。(董西廂二卷三頁下；‘將’字本活用，亦屬特介，見國語文法頁214；今國語已不用，而「揭’將’起」可譯為「揭起來」，故姑以入此例。)

佟爺借着尋找避雨所在，心想三爺總可以“把”方才的事岔換‘過去’，誰想他依然是擰肘子擰着盤兒！(翠蓮報講演夜談三官保)；——(此例若不提賓，直說「總可以岔換過去方才的事」，轉覺不順；故又知動詞後有較複之副附者，在現代語中，更以用“把”提賓之變式句法為習用之正式句法矣。)

(C)後附‘副詞語’者(大抵‘介詞’及所介‘副位’也)：

“把”山海似深恩掉‘在腦後’。(董西廂二卷廿八頁下；‘在’，介詞；隨後，其所介‘副位’：謂「掉此深恩於腦後」，忘之也。)

才拈得些小，便“把”己意放‘在裏面’胡亂說。(朱子語類；謂「放置己意於裏面」而胡亂說之也。)

如今沒奈何，“把”你僵‘在間壁人家’放牛。(儒林外史一回，頁2；此動詞「僵」實被動而通使動，謂「使你放牛於鄰家」也；參國語文法頁142。)

你“把”劉太公女兒署‘在那裏’去了？(征四寇二回，頁7；‘在那裏’也，謂「你驅其女到何處」也。)

如今既是“把”病就悞‘到這地位’。(紅樓夢十五回(？)，頁12，謂「就悞此病至’此田地」也。)

紅娘道：且住，“把”鴛鴦心事說‘與解元’啜。(董西廂三卷六頁下；‘與’，今語‘給’，亦介所到，謂「我當報告鴛鴦心事給你聽」也。)

酒保“把”柴進的話說‘與王班直’，又“把”服色衣帽也交‘與王班直’。(征四寇一回，頁4。)

(D)用特介‘得’字引副者——此則更適於用‘把’提賓之句，文言所不能有矣。

例甚多，舉其四：

“把”法鼓搥得鳴，打得齏齏響。(董西廂二卷五頁；首句提賓，次句不提賓，錯綜成文也。

‘鳴’與‘響’，皆動轉副，此爲單字副詞例。)

梳篦箱兒裡取明鏡，“把”臉兒掙得光瑩。(董西廂二卷廿六頁；此複合副詞例，下同。)

“把”替天行道四字扯得粉碎。(征回寇二回頁4。)

“把”張君瑞送得來膾受苦。(董西廂一卷五頁；此得字勢較輕，而所引副詞轉復。)

(E)賓語雖提前，而動詞後仍留「補足語」者——此亦最適於用“把”提賓之句，不提前則語滯矣。舉三例：

天天悶得人來發，“把”深恩都變做「仇」。(董西廂二卷三十頁；言「恩變爲仇」也。)

蓋他“把”這書硬定做「人事之書」。(朱子語類；謂「強定此書爲人事之書」也。)

不移時，“把”花牋錦字，疊做「個同心方勝兒」。(王本西廂三折一葉，四頁；謂「疊花牋而成一同心方勝兒」也。董西廂卷五「做作」也。)

賓語後帶補足語之句，賓雖提前，補則不動，語文之所同也(可參語法頁57之(一)，此按文法頁16)。「補足語」既仍在動後，故亦附此(女)目下焉。

(一)“把”提賓，賓後動詞‘前’後均有‘副詞附加語’者——此第三目。

“把”窗兒紙微潤破，見君瑞披衣坐。(董西廂三卷六頁；謂「微潤破窗紙」也。)

“把”一天來好事都驚散。(董西廂一卷十五頁；都亦可視爲「好事」之重指代詞，言「爲散好事」也。)

休想我背却初盟去就他，“把”美滿恩情却丟下’。(元喬夢符揚州夢三折十八頁；言「却丟下恩情」也。)

“把”兩扇草場門反拽上’。(百回本水滸；

儼或明日見他時分，“把”可憎的媚臉兒飽看了一頓。(董西廂一卷二十頁下；後附

者復：‘了’，後附的助動；‘一頓’，次數副詞。如不提賓，而云「飽看了可憎的媚臉兒一頓」，則

轉拖沓可憎矣。)

“把”零錢‘再’打‘入竹筒’去。(清平話本楊道傳，四頁；後附者爲介詞‘入’及所介副位竹筒。) 您若是“把”小張，‘對飽粧，着言詞’說‘上’，把您衆和尚死生難忘。(王本西廂一折二套，十三頁下；前附於[我]者兩‘介詞’介兩‘副位’；後附者只一副。次句只有前附，當屬上‘一’，併見此耳。此兩句若不提賓而順言之，亦皆拙劣可厭矣。按他本[把小張]皆作[有主張]；[着言詞]，[“把”您]，[“把”]皆作[將]。)

孫立賓個被統，讓石秀一鎗擲入來，虛閃一個過，“把”石秀輕輕的‘從馬上’捉‘過來’，直挾到庄前撒下，喝道：‘把來縛了！’(百回本水滸五十回，頁184；前附於[捉]者，副詞一組；介及所介副位一組；後附者，副詞‘過來’，但亦可認爲複動。)

已上(一)類各例，文法上本與(々)(女)兩類無殊，爲其更有用“把”提賓之必要，故別出之以示例；亦或難見前兩類中，細與識別可也。

總上第一第二兩綱論之：第一，形附多，則賓語繁複而賓勢重，故宜以“把”提之於動前以醒耳目；第二，副附多，則動詞繁複而動勢亦重，故更不得以“把”提其賓於動前以示簡的。此修辭之需要，亦合乎語言之自然，遂成爲文法之通則矣。非但詩歌詞曲之需此變動以叶韻而成駢也。古文不進化，不能有此；文學的影響纔成習俗。不知此“把”字句詞之妙與常語變遷之大，不足以言文法，尤不足以言訓詁矣。

第三綱：雜例。——其目有五：一開修辭；四開文法。

(々)有以一“把”字提兩‘述語’之‘賓’者——此開乎修辭者也：如

你尋思怎禁受？低頭了一箇，“把”臉兒‘變了’眉兒‘皺’(董西廂三卷八頁下；謂[變臉]且[皺眉]也。)

先愁著甚消磨？“把”脚兒‘擱了’耳朵兒‘擡’。(董西廂四卷八頁下；謂[擱脚]更[擡耳]也。)

“把”那弓箭‘解’，刀斧‘擡’；旌旗鞍馬都不‘藉’。(董西廂二卷二十四頁；謂[棄械]也。)

“把”粉搗兒‘挨’，角門兒‘開’，等夫人撓腿夜香來。(白仁甫雙頭馬上二折十一頁；謂[搗粉]開門也。)

他比夕“把”雲路風荒‘乘’，銀漢鵲橋‘平’。(自仁重梧柳雨一折九頁下；言‘乘’既進而行雲路，駕鵲橋以平銀漢也。此句法又較複雜。)

“把”葉龍‘擒捉’，猛虎‘倒’拖’。(董西廂二卷二十二頁下。以下兩例，皆‘複動’或動前有副詞者。)

“把”金鐙‘笑’‘踢’，賽鞍‘斜’‘坐’。(董西廂二卷二十三頁)

已上各例，在文法上，可由第一第二兩綱中各類分攝；為修辭上之示例故而別出之。(以下各類例句均準此。)

(女)有以“把”字提賓語之「領位」而賓語實留後者——此下則皆關於文法之深究者也：

“把”忘恩的「老婆」，梟「了」首級；“把”反間的「寄生」，教「屍」粉碎；把百媚的「鶯鶯」，分付與你。(董西廂四卷廿八頁下；首句謂常景被「老婆」之「了」首級也；次句「教」，使也；謂當使該「寄生」之「屍」碎為萬段也。故此二句在邏輯的文法上均用“把”提「領」之例；而「賓語」仍在動後，可見此等句法之活潑變地也。)

(一)有以“把”字提「次賓位」或「副位」者：

適來因“把”「紅娘」問，說夫人怎般情性。(董西廂一卷二十頁；謂曾問夫人情性‘於’「紅娘」也。紅娘，所問之人，次賓位，即動作所到之副位也。)

欲“把”「鶯鶯」今夜約，壓過“把”「紅娘」告’。(董西廂三卷二十八頁下；謂報告欲約鶯鶯之意‘於’「紅娘」也。‘問’‘告’等動詞常帶雙賓位，見比較文法頁27—28。此例為正次兩賓位皆用“把”者，為特例耳。)

天那！一個漢明妃還“把”「單于」嫁’，止不過泣西風淚濕胡笳。(自仁重梧柳雨三折，廿三頁；動詞嫁雖不必帶雙賓，且自嫁向得為內動，然“把”所提之「單于」却是副位，謂明妃遠嫁與「單于」也。)

眉頭一縱，計上心來，只“把”「美人圖」點‘上’些破綻’。(馬致遠漢宮秋一折，四頁；此句「美人圖」却亦為副位；謂點些破綻‘於’「美人圖」上也。)

(二)有以“把”字加重主語之勢者：

每日騎着這個驢，上縣下鄉，跑得昏頭昏腦；打緊又被這瞎眼的忘八在路上打個筋失，“把”我‘跌’了下來，跌的腰膀生疼！(《儒林外史》二回；「我」實‘主語’，故冠

轉上不得謂“把”爲提賓也；然曰「跌了我了」，亦自通，蓋動詞有可用在主語上者，則主語似賓——可參語法頁31，比較文法頁7至8，——故文法上“把”之提前賓語與加重主語連同一形式矣。

以下各例，皆作是解。）

衆人同斟一杯送與周先生預賀，“把”周先生臉上‘羞’的紅一塊白一塊。（又；「周先生」賓‘羞’之主語，然曰「羞周先生」亦自通也。）

說到欺負二字，就“把”眼圈兒‘紅’了。（紅樓夢十五回（？）；頁23；）

小紅不覺“把”臉一‘紅’（又，頁26：——「眼」與「臉」均爲‘紅’之主語，然曰「紅了眼」「紅了臉」亦自通也。）

賈老兒既“把”個大兒子‘死’了。（老殘遊記十五回；「大兒子」當然爲‘死’之主語，然曰「死了個大兒子」亦自通也。）

（万）“把”字綴以後附助動詞“着”字者——蓋“把”之爲介，本由動轉放也：

因他不聽人言，“把着”正經家事兒不理，只在外邊胡行。（明人小說十四回；二頁下；

言「不理正經家事」也。此“把”字雖附以助動“着”，但祇作提賓之特介，「無持着之動義矣。」）

以上諸雜例，爲慎思明辨計，故別出之，標以五目，綜作第三綱，以覽觀焉。

總而論之：中國語之用“把”（或將）提賓，殆起於唐宋五季。其時白話詩詞，於通俗中求優美，美文之與俗語，遂互衍而成恒言，故曰文學上之影響也，修辭上之需要也，實用上之簡變也；非若日本語之實在動前，乃其語族之素質然也。其用雖虛，仍導源於實義。“把”之實義，固『手』持也；實字虛用，猶『心』持矣（漢語通雅樂府中“持”字用法亦怪，詩人亦偶用之，謂詳）。欲從源頭，沿流而下，則就本篇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而遞釋之，自可瞭然。惟是尾閘之洩，抵於大海，則本篇之（四），尤宜注意。默聽日常語言，“把”提賓之變式句，視無“把”而不提賓之正式句，殆倍蓰焉，耳熟口滑，安之若素；語文之學，文法之書，闕幽扶微，獨於此等常語之變遷，乃熟視而若無睹。孟子曰：『行之而不著焉，習矣而不察焉，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！』斯知難行易，謹更「以“把”字爲證」。

（附註）此文說“把”，只以『從手持之義演成提賓之用』爲範圍；其他別義尚多，概不涉及。如「百把」「幾十人」「火把」「把酒」「把燈」之“把”等，已見國語選刊之收把上。且本篇尚有餘義，如「把茶來」「把與」等用法，及等閒於「把」者，亦當裁闡別出，於廢把下，續入國語選刊。本篇祇爲“把”字用法之重心，而舉例標目，已傷曼衍，用姑明此一義，以免更陷支離。

(Gwoin)
(Tzyhmuu)

➡ S 思【以上聲母】

【以上韻母】

夕、口等是第一式，名注音符号，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教育部公布（舊名注音字母，十九年四月廿九日國民政府令改今名）。

B.P.M等是第二式，名國語羅馬字，十七年九月廿六日大總統公布。

注的漢字，是字母的讀法，照北平音讀；北平無相當的字可注，則加口。（國音不用來拼音的字母，作*為記。）

第一式的聲調：陰平無號；陽平，／；上聲，∨；去聲，\；入聲，●（四音不用）。

第二式的聲調：不用符號，改變拼法來表示，另有說明。